

松本清张
短经典

西乡札

Matsumoto Seicho

西乡钞

[日] 松本清张

左汉卿 姜瑛

—译

西郷 札

Matsumoto seicho



西郷
鈔

〔目〕
松本清張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8899

Original Japanese title: SAIGOU SATSU Kessaku Tanpenshuu Vol.3 by Seicho Matsumoto
Copyright © 1965 Yoichi Matsumot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(Japan)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乡钞/(日)松本清张著;左汉卿,姜瑛译. —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(松本清张短经典)
ISBN 978-7-02-012172-4

I. ①西… II. ①松… ②左… ③姜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13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8597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陶媛媛
装帧设计 山川 Gabryl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5 千字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13.25
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172-4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- 西乡钞 1
- 人力车行 57
- 泉示抄 81
- 啾啾吟 117
- 战国权谋 159
- 妾 197
- 酒井家杀人事件 227
- 两代人的殉死 257
- 相貌 285
- 恋情 315
- 流言始末 369
- 白梅之香 393

西乡钞

去年春天，我所在的报社策划了“九州两千年文化史展览”。预定秋季开展，但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。整整一个月，我马不停蹄地奔波于九州各地收集展品资料，走访了大学图书馆、寺庙、古老神社和名门世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长时间的出差告一段落之际，展品总算有些眉目，我也回到了报社。

展品中有国宝，也有举世无双的珍藏品，需在接收和运输方面预先做好周全的计划。于是我们在展品大致敲定时列出了清单。清单完成后仅一瞥，便知这次展览必将获得超出预期的成功，尤其是天文年间^①来到我国的天主教徒的遗留品中，迄今尚未公开展示的绝品数量可观。

“喂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是西乡牌？”

突然，一位年轻同事看着清单说道。四五个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一处。

^① 天文年间，指 1532 年至 1555 年。

一、西乡牌 二十件

二、记事录 一件

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这是谁负责的？”

问罢，列清单的男同事拿出文件夹翻看后说道：

“啊，这是宫崎县分社传过来的。藏家申请参加这次展览。”

文件中还附了来自分社局长 E 君的一封信：“收到来自宫崎县佐土原镇田中谦三氏的展出申请委托。预订近日寄出”。

但我依旧不知“西乡牌”为何物。从名称上看，或许与西乡隆盛^①有关，除此之外便无人知晓了。有人说是崇拜西乡的地方的—种信仰符。也有人反驳，认为既然是申请参加展览，展品应更具历史价值。后来不知谁差遣勤杂人员去调查部借来了《百科辞典》，富山房版《百科辞典》的解释如下：

さいごうさつ “西乡钞”——西南战争之际萨军发行的纸

① 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政治家，与木户孝允、大久保利通并称“维新三杰”。维新成功后，因 1877 年领导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西南战争失败，被定为叛逆。1889 年获特赦，追赠正三位官阶。——编者注（本书脚注除标注外均为译者注）

币。明治十年，西乡隆盛举兵，四方云集。（中略）同年四月败于熊本转战日向，因与鹿儿岛联系已绝，及至六月遂发行不兑换纸币。此即西乡钞，两层寒冷纱，内芯插入纸以保坚固，十圆、五圆、一圆、五十钱、二十钱、十钱共六种。发行总额据传不下十万圆。大面额最初缺乏信用，小面额靠西乡之威望终得以维持。然萨军败于延冈，退回鹿儿岛，信用完全扫地，故该地纸币持有人蒙受巨大损失。西南之战后，纸币持有人向政府申请补偿损失，但因此乃贼军发行之纸币而未予支持。（津田）

这下子，疑云已消，西乡钞是萨摩藩军队的军票。恐怕这位参展者的祖辈也是拥有这些不兑换纸币而“蒙受巨大损失”的一员吧，其子孙后代想要把家中遗留的纸币拿来展览。之前把“西乡钞”念做“西乡牌”的同事笑了出来。

西乡钞的事情不久便被抛之脑后，我们为展会筹备忙得不可开交。夏日已逝，秋风乍起。报社打出了展览通告，距离开展也已时日不多。我没日没夜地与铁路及货运公司沟通，商定会场的陈设安排。此外，我还在报纸的社会版连载类似展览解说的新闻报道。

某天，企划部的人笑着放下一个包裹：“西乡钞到了。”

这个包裹似乎是随宫崎县分社的稿件一并寄来的。我正巧手里暂时无活儿，便立即拆开了包裹。一个小桐木箱，里面装着传说中的西乡钞，诚如《百科辞典》所述，长约四寸，宽约两寸左右，两枚纹理粗大的寒冷纱贴合在一起，中间是楮皮纸一样的薄纸。按币种不同有黄色和蓝色，崭新得像昨天刚印出来一般，可想而知这些纸币一直被主人精心保存着。纸币正面印着凤凰和桐花的图案以及金额，“管内通宝”文字下方有“军务所”的印。翻到反面，写着“伪造此币者一律军法处置，明治十年六月发行，通用三年为限，可用于上缴诸年贡”。

西乡钞之外，还有一册用桐油纸包好的厚本，想必是展品目录中列出的《记事录》吧。三百张左右菊版^①大小的和纸对折钉好，整篇密密地写满了毛笔小字，纸张微泛茶色。

展品之外还附有分社局长 E 君写给我的信，我一并打开。

（略）从田中氏家藏的西乡钞中挑了二十张左右寄出。另有《记事录》，但作者是田中氏祖父的朋友，此人似乎参与了

① 菊版，日本印刷用纸的一种规格，长 636 厘米，宽 939 厘米。

西乡钞的制造。小生并未翻阅，但田中氏说，其中记载的种种经过颇为有趣。您看可否据此写出摘要，以充连载中的解说稿材料？

我再度拿起古朴厚重的《记事录》，翻开第一页，没有任何标题，仅有如下两行字：

日向佐土原士族 樋村雄吾 志

明治十二年十二月

我把这本《记事录》带回家细看，没料想一气读完天已大亮。然而，我既没有把它作为报纸社会版面的资料，也没有写出E君期待的新闻稿，我不忍将此内容用作宣传报道的材料。

我许久未曾如此兴奋，遂当即提笔致信田中氏，因对方似乎也希望将《记事录》用作新闻报道，但我认为这样实属可惜，并请求对方允许我另觅良机发表《记事录》。很快就收到了田中氏的回信，对方对我的任性请求表示了谅解，并欣然许可。

“九州两千年文化史展”开展后，《记事录》与西乡钞陈列在一起，观众大多认为纸币罕见，但没人特别注意到《记事录》。

展览顺利闭幕。把展品交还给田中氏前，我将《记事录》全文手抄了一遍。事到如今，本可以原封不动地直接发表土族樋村雄吾的手记，但若照原样出版，必然会变成旧体文，即使有明治时期的文风，却似乎与现代人格格不入。

此外，《记事录》的全文浩瀚如海，必须进行缩略加工。结果，我把《记事录》的内容改写成了文章，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我为《记事录》的主人樋村雄吾作传。但我并未援引参照其他资料，只不过是原样照搬《记事录》罢了。

《记事录》的主人公“我”，当然是樋村雄吾本人，我在写作时多有不便，遂以樋村雄吾之名，改为了第三人称。

一

铺垫有些冗长了。樋村雄吾生于日向国佐土原，该地离宫崎市较近，曾是岛津氏的子藩。其父喜右卫门，是藩士，领俸禄三百石。其母是同藩内藤氏的女儿，名叫阿恒。不幸的是，母亲在雄吾十一岁那年去世，也未给雄吾留下兄弟，雄吾在缺少母爱和同胞亲情的环境中逐渐成长。在他十五岁以前，父亲喜右卫门尚无意续弦，这五年间，父亲一人将雄吾拉扯大，也负责了雄吾各方面的教育。

雄吾十二岁那年，明治维新拉开了序幕，之后过了三年，政府强力推进废藩置县政策，父亲没了世袭的俸禄。废藩置县的中心人物是西乡隆盛，据说西乡此举使得喜右卫门的亲藩藩主岛津久光大为震怒。总之，喜右卫门一家失去了收入来源，在距城外二里处谋了块地，当上了普通百姓。然而耕种都交给了雇工，喜右卫门没过过田。

这年有人做媒，喜右卫门纳了继室，雄吾有了继母。嫁过来的继室带来的孩子，比雄吾小五岁，成了雄吾的妹妹。喜右卫门纳后妻，或许是感到无法融入明治新天地，便打算安做百姓静享余生吧。

继母平易近人，年少的雄吾一眼便能瞧出她并非士族出身。岛津藩的领地内，士族平民区别森严，直到近年尚存此种遗风，两个家族的平等婚姻更是少见。喜右卫门娶了个带着拖油瓶的平民女子，若不是他归隐之心渐浓，就是打心底里中意那女子。恰巧同年八月政府颁布《贵族士族平民婚嫁许可令》，对新政府不抱好感的喜右卫门居然率先践行了政府的新法令，着实讽刺。

家中渐渐有了几分灵动的生气。继母为了与父亲的年龄相称，刻意衣着朴素，但三十五岁的容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雄吾的妹妹季乃也出落得沉鱼落雁，为十里八乡所称道。

二人到来后，家中开始洋溢着温情，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的雄吾欣喜于这种变化，但他感情内敛，在二人面前的举动总像做了什么亏心事般固执别扭。季乃尊敬仰慕哥哥，换来的却是雄吾的满脸冰霜。但雄吾真的是如此冷淡吗？联系此后的种种，能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。

在此期间，《记事录》的原文没有重要内容，不过是经月经日的流水账。

季乃长得愈发标致，是佐土原出了名的美人胚子。雄吾二十一岁、季乃十六岁的那年正月，正是明治十年^①。

雄吾早早便动身前往鹿儿岛的亲戚家贺岁，但这恐怕是个幌子，他实际上是去侦查已然陷入动荡不安的鹿儿岛局势。

不来则已，一来就发现事态比传闻中更为紧迫，此时鹿儿岛公然准备发动战争。雄吾仓皇折回佐土原，父亲喜右卫门已卧病榻。雄吾未做详细报告，但决心近日随西乡隆盛前往东京，并就此事请示父亲。喜右卫门仰面躺着，没问理由便许可了，似乎万事早已了然于心。

雄吾把继母叫到另一房间，而季乃偏在两三日前去母亲的亲

^① 即 1877 年。

戚家，因此未能作别。原文未多着墨，但想必雄吾的内心中留有几分遗憾吧。

二月十一日，雄吾腰别家中代代相传的铭刀，奔赴鹿儿岛。在雄吾的记载中，他被编入东上军三大队，队长是永山弥一郎。

二

二月十五日，西乡隆盛以问责政府为由从寒风四拂的鹿儿岛率精兵出发，之后的事情便如史书所载，我在此不做赘述^①。《记事录》的作者也简明地叙述了包围熊本城至植木方面的战斗，因与本文并无太大关系，在此一并省略，然而我却想记录作者英勇作战的事迹。

三月十九日，萨摩藩军队在熊本县田原坂要塞遭政府军背后袭击，萨军失去战略要地后向熊本县人吉地区撤退，最终败走至宫崎县日向地区。当萨军主力在宫崎县一带集结时，和鹿儿岛的联系早已中断。

此时萨军发行了纸币。铸币所设在了宫崎郡广濑，桐野利秋担

^① 见富山房版《百科辞典》第5页解释“西乡钞”所述背景。此为日本史上的西南战争，最后政府军击败萨摩军，西乡隆盛撤回鹿儿岛，被部下斩杀，日本最后一场内战结束。

任造币局总管人事一职，池上四郎担任工程监督，实际工作由佐土原藩士森半梦（通称喜助）负责。造币工程夜以继日地开展，萨军雇了约三十名工匠，后方兵站没有任何资金，整个造币工程推进得异常紧迫。

樋村雄吾被派至这个新设的造币局，他写的《记事录》中并未详述所担任的职务，但森半梦出身佐土原藩，不难想象，同乡雄吾或许得了他的提拔，担任了森的助手。

纸币的外观我已做过描述，此处不再赘述。萨军计划用新造的纸币向周边的商人和农民换取必需物资。十钱、二十钱的纸币勉强进入了市场，五圆、十圆的大面额纸币则自发行之日起就因缺乏信用遭到抵制，然而实际上萨军最希望推广使用的就是这些大面额纸币，所以他们半恐吓地强行发行给商人以换取粮食弹药。最终萨军采取了非常手段，士兵们结队造访富商家，买一点儿东西便掏出十圆纸币，只为换得明治政府最高官署发行的太政官纸币的找零。

明治十年十月，东京《曙报》中的新闻报道绝好地说明了该纸币的性质。因为报道是针对当时的贼军，所以言辞之间带着几分恶意中伤，但确实能侧面说明萨军的纸币。

据说桐野利秋在日向宫崎地区投入贼徒滥造的钱币四百圆

为一位城崎的艺妓赎身，该艺妓曾欠债四百圆，因此接受了以上金额的钱币。（略）艺妓拿出桐野的钱让债主清点，债主蹙眉，该艺妓便威胁道：若桐野知道你不收，就会将你剁碎。债主明知那是用不了的钱币，却为保命清点。（略）

纸币的具体印量不得而知，总金额得有二十余万圆吧，没有确实的文献，所以无法定论，但《记事录》中记载了差不多的数字，明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的《大阪日报》中也登载“传言贼军制造了二十四万余圆的赝纸币，其中流通了十四万，其余十万圆已无法使用，原封堆积”，想必数字上没有大的误差。“其余十万圆已无法使用”讲的或许是宫崎郡军务所濒危、萨军不得不撤退之际的事情。七月十四日，日向的小林地区落入政府军之手，继而二十日，都城地区陷落，宫崎地区随即受到直接威胁，因此萨军将大本营转移到北部的延冈地区，封闭了造币所。

然而政府军迅速追击，二十八日已达大淀川南岸，翌日渡河进入宫崎郡占领了旧县厅。萨军一面作战，一面退经佐土原、高锅、美美津等地，八月十四日将大本营安在延冈北郊的长井村。政府军也与各方军队合流，纷纷逼入延冈。

十五日在长尾山一带的战斗，据说是熊本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